

从“温”看儒者的精神基调与气度

贡华南

摘要 《诗》《书》以“温”论德,将“温”作为“德之基”。孔子继承此以“温”论“德”传统,并在“仁”的根基上赋予了“温”以新的内涵:以自己的德性生命融化物我之距离,以热切的生命力量突破一己之限,贯通、契入仁爱之道,完成有限生命之超越,促进人物之成就。后儒进一步拓展引申,使“温”与仁、元、春相互贯通,由此凸显出“温”之生化品格,从而使其获得深沉的本体论内涵,成为儒者之德的标志。作为在世方式,“温”被理解为气象、德容,同时也是认知的前提与路径,并由此构成了儒者之思想基调与思想之方法、取向与归宿。在此意义上,以“温”在世不仅成为儒者在世之直接可感形态,也构成了儒者区别于释、老之标志性特征。

关键词 温 仁 儒

作者贡华南,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哲学系教授(上海 200241)。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4)10-0041-07

如果选择一个最能体现儒者在世、认知、接人、待物特征的范畴,此非“温”莫属。“温”既是儒者接人待物的伦理态度,也是其认知展开之具体方式,同时也是儒者修行之方向与归宿。“温”并非视觉之所及,不是一个以客观性为基本特征的抽象概念。在生理与精神层面,它向触觉、味觉展露,而呈现出一个触之可及、直接可感的生命姿态。塑造、成就温者,释放生命之温,温己而温人、温物、温世,这既是儒者之身家之所在,也是人们对儒者之迫切期待。

一、温之为德

“温”本义为“河阳”^①,即有水有阳之所。有阳光与水分之所既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既不会太干燥,也不会太潮湿,故古人将之理解为最适宜生命发育生长之所。“阳”可给人暖意,“河(水)”给人润泽,“温”之于人恰如春阳与时雨齐施。或许正基于此,从《诗经》起,人们就开始以“温”论德,如:“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言念君子,温其在邑。”(《秦风·小戎》)“玉”之“温”有热量,可“暖”人身,有润度,可“润”人心。当然,如玉之“温”所散发的是令人舒适的精神热量与精神润度,其指向的是人之心。“终温且惠,淑慎其身。”(《邶风·燕燕》)郑笺云:“温,谓颜色和也。”“温”作为“德容”,指颜色容貌和柔、宽柔、柔顺。值得注意的是,《诗》多将“温”与“恭”并用,如:“温温恭人,如集于木。”(《小雅·小宛》)“宾之初筵,温温其恭。”(《小雅·宾之初筵》)“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大雅·抑》)

^① 如:“水北为阳,山南为阳。温,河阳也。”(《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温”只是诸“阳”中的一种。或许是其中最适于生命发育生长的一种,后世遂以“温”训“阳”者,如:“阳,温也。”(《毛诗正义》卷八,八之一)如后文所示,“温”遂遗“河(水)”而独以“阳”称。

“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商颂·那》）“温温”乃形容恭人之恭态，主要意思是恭敬、谦顺、柔和，主接受、容纳。姿态谦恭，抑己扬人，给人尊严与信心。恭敬、接受、容纳、顺从他人，他人得到理解、肯定、认同与尊重，即得到温意暖意，持续不断的理解与尊重，则可源源不断地感受到温暖。生命信念、价值在暖意中被增强与实现，或基于此，《大雅》遂将“温”作为“德之基”。

《书》亦将“温”作为众德之一，如：“直而温”（出现于《虞书·舜典》与《虞书·皋陶谟》），亦有以“温”“恭”并列，如：“浚咨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虞书·舜典》）其基本意思是“温和”“和善”，也就是不冷漠、不冷酷。

孔子继承了《诗》《书》以“温”论“德”的传统，并在“仁”的根基上赋予了“温”以新的内涵。“温”在《论语》中凡5见，其中出自孔子者2处，出自孔门弟子者3处。出自孔门弟子者，2处是对孔子之描述，1处是对君子的描述——皆可以看作是对“温”德之直接感受。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或训“温”为“敦柔润泽”（《论语正义》），或训“温”为“和厚”（《论语章句集注》）。二者大体揭示出“温”中原初之“阳”与“河（水）”义，即指待人的态度与气度：内在精神和厚、外在德容和柔。相较于《诗经》中主恭敬、谦顺、柔和、接受、容纳的“温”，这里的“温”与“恭”并列，意义更侧重爱护、鼓励，主融合、施与、促进。施与人、事、物以“温”，使人、事、物温起来，这是孔子的理想，也是其在世的基本态度与作为。《论语·乡党》描述孔子：“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肃曰：“恂恂，温恭之貌。”“温恭”乃是日常生活中孔子容色言动之刻画，因此可视作孔子画像之基本特征。

但是，“温”并不是一副先行预制好、随时可挂搭的面具。《述而》描述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正义》解释道：“言孔子体貌温和而能严正。”“正”得其“严”即“厉”。“温而厉”即“温”皆得其正也。所谓“严正”，不仅指“温”在量上有差异，也指其表现形态所呈现之多样性。“爱有差等”，“温”亦有差等：“温”并不意味着对所有的人施与同等的温度，而是在不同情境下对不同的人呈现相应的温差。子夏将“温而厉”诠释成“三变”，他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子张》）“望”是拉开距离观看，“即”是近距离接触。“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揭示出君子之人格温度随距离而改变，此正是“温”有差等之表现。但将“温而厉”割裂为对“色”与“言”之感受，似乎未能领会“温”有差等之妙谛。^①

对于他人来说，“温”表现为直接可感受的暖意。对于修德之君子来说，内在德性之培养固然重要，让他人他物直接感受到的颜色容貌之暖意更应该自觉追寻。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思”是自觉追求、努力实现。朱熹说：“色，见于面者。貌，举身而言。”（《论语章句集注》）“色”主要指现于外的面色。如我们所知，“面”是由眼、耳、鼻、口构成的整体，“面色”指呈现于外的整体气质，包含“眼色”“耳色”“鼻色”“口色”。君子所自觉追求与呈现的面色之“温”，乃是眼、耳、鼻、口整体所散发出来的温和的气度。对可感颜色、容貌温度之自觉追寻构成了儒者修德之基本内容，也成为儒者之德的重要标志。

“温”不仅是孔子接人之基本态度与气度，同时也是待物之基本态度与方法，包括对待特殊物——“故”：“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从字面看，“故”指旧日所学，具体内容指《诗》《书》《礼》《乐》等经典。在孔子思想世界中，“故”的实质则是以“仁”为根基的道理。在孔子，“故”乃是个体生命“兴”（“兴于诗”）、“立”（“立于礼”）、“成”（“成于乐”）的前提与实质。因此，“故”不仅是“过去”，也可成为活生生的“现在”。不过，“故”到来而成为现在，需要人去化可能为现实，“温”就担当着此转化之责。“温”

^① 相较而言，《中庸》“温而理”之说更为周全：“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中庸》）“温”主“和”，但其“和”有“节”，此即“温而理”。进一层说，“温”乃是有“故”之“温”，也就是有“礼”（主分）有“乐”（主和）之“温”。“温故者”契入“故”，也就超越了自然温度（如热情）而呈现出合理的张弛节度。

并非修德者颜色容貌之“温”，而是其精神层面之温——德温，即其心灵中由内而外涌现的热切的关爱、施与、融合。对于个体生命来说，“故”“有”而“不在”，也就是说，它还没有进入个体心灵，并不为个体心灵所自觉保有，即不为心灵所自觉。个体生命欲禀有已有的道理，需要心灵自觉消除生命与道理之精神隔阂。“温”在这里便被当作消除此精神隔阂，融合、秉承已有道理的理想方式，具体来说，就是以“温”迎接“故”、融化“故”、契入“故”。已有道理与当下生命之隔阂被消融，个人生命由此突破一己之限，而贯通、契入无限之道理。道理与身为一，从而完成有限生命之超越。

在孔子的观念中，能温者并非那些满怀认知热情者，毋宁说，唯有仁德者能温。能温者爱护、鼓励人、事、物，即以“德温”来对待人、事、物。简言之，温故就是仁心呈现，施与、融化、契入生命之根，从而使仁心有了深沉的依靠与厚实的支持。温厚的“仁心”带着深沉的“故”去知，就是以深沉博厚的生命温度去融化、契入万事万物，仁心润泽万事万物，贯通万事万物。万事万物得仁心温厚之养，如得春阳之泽、春风之抚、春雨之润，生机勃勃焕发，生命由此日新。“知新”之“知”指向生命之自觉，其“新”则涉及温德打开的生命新境界，以及由此生命境界展开于事事物物所开显的新天地。德性日厚，境界日新，天地日新，此构成了“师”的内在格调与现实条件。因此，“温故而知新”不仅指儒者一以贯之的“学习”态度，更重要的是指儒者接人待物的态度、方法，亦是儒者鲜活的在世之态。

二、温与仁

在孔子的思想系统中，生命之温源于“仁心”之呈现，或者说，“温”是“仁”之用，是仁之显现。后世儒者正是立足于这个识见，不断阐发出“温”的深层义蕴。以“温”为“德”，并以此作为儒者在世之基本容态，这个思想为《郭店楚墓竹简·五行》、荀子、《礼记》继承并发挥。一方面，继续以“温”来形容有德之颜色、容貌，如：

颜色容貌温变也。（《郭店楚墓竹简·五行》）

人无法，则依依然；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荀子·修身》）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悖，恭敬而温文。（《礼记·文王世子》）

孝子将祭祀，必有齐庄之心以虑事，以具服物，以修宫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颜色必温，行必恐，如惧不及爱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温，身必肃，如语焉而未之然。（《礼记·祭义》）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中庸》）

以“温”为儒者之“容貌”与“颜色”，从而塑造出儒者即“温者”形象：如春阳与时雨并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庸》重提“温故而知新”，将其自觉纳入德性问学之序中：“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温故”与“尊德性”“敦厚”出于同一序列，表达的是德性的涵养而非单纯的学习，而作为德性的涵养，“温故”则构成了问学——“知新”的根基与前提。

另一方面，《郭店楚墓竹简·五行》、荀子、《礼记》把“温”与“仁”联系起来，如：“仁之思也清，清则□，□则安，安则温，温则悦，悦则戚，戚则亲，亲则爱，爱则玉色，玉色则形，形则仁。”（《郭店楚墓竹简·五行》）“温”是“仁者”之思而带来的结果之一，换言之，“温”乃仁者必然呈现的在世之态。同时，“温”又是通向“仁”的内在环节之一。

《荀子》则将“温”视为“仁”的内在特征之一。在比德于玉时，荀子说：“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荀子·法行》）在这里，荀子将“温”与“润”并列，已然将“温”中原始兼含“河”与“阳”二义拆分，即有“阳”（温度）而无“河”（水）。尽管玉有诸德，但“温其如玉”却突显的是其最大特征

“温”。“温”与“仁”对应，以“温”说玉之德乃基于“仁”在众德之中的根基地位：仁作为德目居众德之首而可含众德，相应，“温”亦可含众德。

《礼记·聘义》有类似表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诶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在这里，其玉之诸德的表述多有异，但以温润而泽说“仁”，最后取“温”说玉同样突显了“温”与“仁”之间的内在关联。

《儒行》则以“温良”为“仁”之本：“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礼记·儒行》）将“温良”当作“仁”之本，而不仅仅作为颜色与容貌之态，从而明确地表达出“温”在众德目之中的根本地位。

“温”在众德中的地位越来越突显，同时，“温”之效用也被比附于“天地”之生化。最早提及此层关系的是《左传》：“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温慈惠和”对应“天”之“生殖长育”，隐约以“温”对应“生”，此为后世以“天”之“生”释“温”之先驱。《乡饮酒义》则以“天地温厚之气”即“天地之仁气”，打通了“天地温厚”与“天地之仁”之间的内在关联：“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礼记·乡饮酒义》）温厚之气即仁气，“温”由此通达着天地生化万物之品格。

朱熹系统阐发了“温”与“仁”的内在关联。首先，作为德性之“温”并非无根，其本源本体为“仁”，所谓：“以仁为体，而温厚慈爱之理由此发出也。”（《朱子语类》卷六）“仁”为众德之“体”，“温”由“仁”发，乃“仁”之“用”。“仁”之“用”可以为“温”，也可以为“厚”，为“慈爱”，为“义”，为“礼”，为“智”。但“温”最接近“仁”的品格，朱熹从不同的方面申说此意：

仁，便是个温和底意思；义，便是惨烈刚断底意思；礼，便是宣著发挥底意思；智，便是个收敛无痕迹底意思。（《朱子语类》卷六）

“仁”字如人酿酒：酒方微发时，带些温气，便是仁；到发到极热时，便是礼；到得熟时，便是义；到得成酒后，却只与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间，早间天气清明，便是仁；午间极热时，便是礼；晚下渐叙，便是义；到夜半全然收敛，无些形迹时，便是智。（《朱子语类》卷六）

以天道言之，为“元亨利贞”；以四时言之，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为仁义礼智；以气候言之，为温凉燥湿；以四方言之，为东西南北。温底是元，热底是亨，凉底是利，寒底是贞。（《朱子语类》卷六十八）

四时之气，温叙寒热，叙与寒既不能生物，夏气又热，亦非生物之时。惟春气温厚，乃见天地生物之心。（《朱子语类》卷二十）

仁、温、春、元、早间相互贯通，其共同特征是“生”^①，或者说，这些皆是使物生的最适宜条件：既不会过热伤物之生，也不会寒凉而凝固物之生机。由此，由“温”可“识仁”：

要识仁之意思，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朱子语类》卷六）

仁是个温和柔软底物事。……“蔼乎若春阳之温，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朱子语类》卷六）

^① 以气候之温热凉寒对应四时之春夏秋冬在秦汉典籍中亦有另类表述，如以“温”对应“夏”，此观念见于《礼记·月令》：“季夏之月……温风始至。”《春秋繁露·王道通》呼应之：“春气暖者，天之所以爱而生之，秋气清者，天之所以严以成之，夏气温者，天之所以乐而养之，冬气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以“夏”为“养”而非“生”，此同于春生夏长表述。

前辈教人求仁，只说是渊深温粹，义理饱足。（《朱子语类》卷六）

“温”以显“仁”，从而使“温”拥有可从“温柔”“温和”“温厚”等词语中剥离出来之独立自足的内涵。同样，由于根柢于“仁”，“温”便具有贯通、主导“热”“凉”“寒”的本体地位。换言之，“热”“凉”“寒”皆不过是“温”的不同表现形态^①，如同“仁”之于“义”“礼”“智”^②。朱熹道：

春时尽是温厚之气，仁便是这般气象。夏秋冬虽不同，皆是阳春生育之气行乎其中。（《朱子语类》卷六）

阳春生育之气贯通、流转于夏秋冬，使物不仅可得“生”，还可得“养”“收”“藏”。无“春”则无夏、秋、冬，无“温”则无热、凉、寒，无“生”则无养、收、藏，此三者义实一。物之“养”“收”“藏”过程之完成乃是“生”之完成，“养”“收”“藏”构成了“生”的内在环节。因此，举“仁”可尽诸德，举“温”亦可赅遍儒者诸德^③。在此意义上，“温”构成了儒者之为儒者之标志性在世气象。

三、温：儒者在世之态度与方法

“温”与仁、春相通，也就是温德与温度相通，用今日语言表述就是道德与自然相通。以温德之温度在世，以此接人应物，“温”构成了儒者在世的基本态度与方法。以其温融化而通达他人之心，以其温融化而通达事事物物，此乃儒者之为儒者的标志，也是其分内之事。

温者首先自身有温度，以此融化自我，使自我温和柔软。温和柔软之我一方面可融化自我设定之界域，以便可以开放自我；另一方面，温和柔软自我可接受、容纳他者，且能对他者之到来作出反应。朱熹曾以顽石与温者对比，他说：“试自看一个物坚硬如顽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试自看温和柔软时如何，此所以‘孝悌为仁之本’。若如顽石，更下种不得。俗说‘硬心肠’，可以见。硬心肠，如何可以与他说话！”（《朱子语类》卷六）顽石之硬心肠一方面自我封闭，无法接纳他者，另一方面，对他者之境遇无动于衷，此即不仁。只有自身有温度，自身温和柔软，才能对他者言行随感随应，此便是“仁”。

温者可使自己柔软，也可以其温度融化他者，使他者柔软，从而使彼此融化、契合。“温”不仅体现在与人应和，亦贯穿于与事事物物之交接。朱熹通过对“温故而知新”的阐释精辟发挥此意。

“温故”之“温”并非是“再看一次”或“重复地看”，也非“在心上重新记诵”。“温”首先是“带着温度”面对“故”，以自身“温度”去接近“故”。朱熹说：“道理即这一个道理。论孟所载是这一个道理，六经所载也是这个道理。但理会得了，时时温习，觉滋味深长，自有新得。‘温’字对‘冷’字，如一杯羹在此冷了，将去温来又好。”（《朱子语类》卷二十四）与“冷”相对之“温”是加热，即施加温度于“故”之上。“故”不会如“羹”一样“冷”，但人却会将之变“冷”——因陌生而在人与“故”之间产生坚硬的隔阂与距离。加温是为了融化自身与“故”（道理）之间的隔阂与距离，也是为了柔软自身姿态，以便使自身契入“故”之中，得其“滋味”。故横渠淳淳教导曰：“学者先须温柔，温柔则可以进学。”^④“温柔”即使自己“温”，使自己“柔”，其实质是“克己”工夫，故“温柔”乃有德之称。

生命温度源于温德，或者说，乃心性之德所散发之温度。其温度所融化故学之道理，又反过来敦厚其心性，增进其德性。在此意义上，“温故”即是“存心”，也即是“修温德”，此即儒者所谓“尊德性”：“温，犹焯温之温，谓故学之矣，复时习之也。……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朱熹《中庸章句集注》）“温故”，只是存得这道理在，便是‘尊德性’。‘敦厚’，只是个朴实头，亦是‘尊德性’。”

① 如医家说，热乃温之长（温之渐），凉乃温之收，寒乃温之藏。

② 朱熹对此论述道：“仁虽似有刚直意，毕竟本是个温和之物。但出来发用时有许多般，须得是非、辞逊、断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旧温和，缘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见有是非、节文、断制，却谓都是仁之本意，则非也。春本温和，故能生物，所以说仁为春。”（《朱子语类》卷六）在他看来，是非（智）、辞逊（礼）、断制（义）乃仁之发用，亦是仁之完成环节。

③ 如朱熹：“问‘夫子温、良、恭、俭、让’。曰：‘此子贡举夫子可亲之一节，温之一事耳。若论全体，须如“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朱子语类》卷二十二）“温、良、恭、俭、让”皆“温”之“事”，“温”可赅遍“温、良、恭、俭、让”，尽管朱熹在此仅仅论及“温”之“可亲性”。

④ 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68页。

(《朱子语类》卷六十四)

“焯”即用火加热,“故”是“已知底道理”,即作为精神本原之仁义。将已知底道理涵养于身需要“我”自觉努力存养,使之常在我。我成为仁义之我,其盎然所现,即“温温君子”。我有“温”于身,以“温暖”之、融化之,以使我与“故”相即。我之仁心常在才能保证我常有“温”,道理与我故而相融不离。自觉、主动以仁心亲近、融化、契合仁爱之道理,因契入道理而存得道理,仁德益厚。存得道理,仁德益厚,仁心温润,则所润日新,此即“知新”。朱熹于此确立了“温故”为“大者”,“知新”为“小者”。他说:“‘尊德性、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此是大者五事;‘道问学、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此是小者五事。然不先立得大者,不能尽得小者。”(《朱子语类》卷六十四)“温故”是“知新”的前提。确立“温故”,方可得此“知新”。所求所得为“德之知”(如张载所说“德性之知”),而非独立、纯粹、客观之知。故“知新”即“德”之“知”焕发新光彩。“知”建立在“仁”的根基之上,是“仁”之“知”。仁心与道理相融相通,充满仁爱的精神生命焕然生发,其知觉灵明焕然呈现,在与人与物相交过程中益发,通人通物,畅然无间,此谓“知”之“新”。故“知”之所以“新”乃在于仁心常温,感人与人,润物通物。“知新”不仅是“知”(对生命之觉解)之“新”,也含所知为新之意,即以仁心不断温物暖人,人、我、物在仁心之温中被凝聚、融摄,不断构成“新的”有暖意、有意味的生活世界。

宋儒阐发仁、温、元、生之间相互贯通的关系,其主旨即要阐明“温”源于“仁”。“仁”必“温”,“温”即“仁”。“仁”为什么发为“温”?“仁者”为什么是“温”的?仁者爱人、爱物,具体来说就是尊重、关爱与鼓励人,护持人、物之生,使其免受伤害。对他者的尊重、关爱与鼓励提供了使其生发的能量与环境,此即“温德”,亦即使人、物生发的能量与环境。如果说,“温度”之“温”是用热量投入,以融化对象,那么“温德”则为投入热情与爱意,以融化对象。融化以融合,热量热情让对象成为与自身一体者,对象凭借我的热量热情而再现再生,我藉新融入的对象而成就自身。“温”并不是一个以客观性为基本特征的视觉性概念,而是一个直接可感的触觉概念,所谓“即之也温”。“即”是照面、接触。对自己来说,“温”是柔和善意之释放;对他人来说,“温”以其暖意来融化人与物,完善人与物,当然也是“改变”人与物。^①

“温”首先使自己“柔”,亦可使温之所及者“柔”。对自己来说,“温”而“柔”者避让、退缩,以便在自己的精神空间给予所接触者一个舒适的接受、容纳。对于所照面者来说,“温”使之融化,个人廉方之形体因“温”而熔销,护持自我之界限不别不割,由此契入“温者”之精神空间。“温”者之精神空间因接受、容纳所温者而愈博愈厚,故温者能柔、能厚、能和^②,被温者亦可柔、可厚、可和^③。

对“温”德的追寻既需要精神上扎根于“仁”,行动上表现“仁”,更需要在四体颜色上释放“仁”,以暖人心,暖世态。因此,在儒家,“温”不仅是在世之态度,也是儒者标志性的气象与德容。作为触觉性精神,“温”展示了直接可感的气度与温度,并在展开过程中成为接人待物的基本方法与认知方式。以温接人,以温待物,此乃儒家之思想基调、思想方法与思想取向。较之佛家以“凉”在世,以“凉”作为其思想基调、思想方法与趋向^④,较之道家以“淡”在世,以“淡”作为其思想基调、思想方法与趋向^⑤,“温”无疑鲜

① 对儒家末流来说,“温”就成为“热”,即灼伤并改变他人、他物之力量。

② “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诗教”之温柔敦厚,乃以温情而柔、而敦、而厚,儒者则以仁之温,而柔、而敦、而厚。

③ 董仲舒曾以“君”为主体讨论“温”的效果,他说:“深察君号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权科,温科,群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权也,君者,温也,君者,群也。……失中适之宜,则道不平、德不温;道不平、德不温,则众不亲安;众不亲安,则离散不群;离散不群,则不全于君。”(《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德“温”可使众亲之,亦可使众安之,亲安为德“温”之效,此即君效天之温而乐养众。

④ 佛家以“苦”为“教”,如“苦集灭道”四谛以“苦”为第一谛,以“灭、道”为解脱之法。按照传统说法,在味为“苦”,在“性”为“凉”。以“苦”立教正是以“凉”示人,以“凉”示物。佛家视“欲念”为“火”,所谓“欲火”是也(《楞严经》卷八:“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行淫,同名欲火。菩萨见欲,如避火坑”)。以“清凉”降“欲火”,以止定人心、净化人心。

⑤ 道家以恬知,即以淡知。《老子》三十五章曰:“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六十三章曰:“味无味。”王弼注曰:“以恬淡为味。”《庄子·缮性》:“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可知王弼以恬淡为味得之矣。“淡”即“平”,即“不温不凉”,如王弼曰:“大象,天象之母也,不寒不温不凉,故能包统万物,无所犯伤。”(《老子注》三十五章)在道家看来,“温”“凉”皆易加于人、物素朴之性,改变人、物素朴之性,“不温不凉”才能超越对人、物之性的强加与改变。

明而深刻地刻画出了儒者直接可感的在世气象。^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0&ZD06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72000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盛丹艳)

① 不仅《论语》以“温而厉”刻画孔子, 后世程颐以“温”刻画程颢之醇儒行状亦为世人熟知: “纯粹如精金, 温润如良玉, 宽而有制, 和而不流。忠诚贯于金石, 孝悌通于神明。视其色, 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 听其言, 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 彻视无间; 测其蕴, 则浩呼若沧溟之无际; 极其德, 美言盖不足以形容。”(《二程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年, 第637页)

On the Tone and Style of Confucian Spirit from the Concept of Warmth

Gong Huanan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warmth”(“温”) was regarded as virtue in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Book of History*, even as the base of virtue. Confucius inherited this thought, and gave new meaning to warmth on the foundation of benevolence. Namely, to melt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others and me in virtue of moral life, to break their own limit with eager moral force, to experience kindheartedness, to transcend the finite life, and to promote the achievement of other lives. Confucian discussed warmth systematically on the foundation of benevolence, and further expanded the content of warmth, communicated it with benevolence, the beginning and the spring, thus highlighted its character of creation, and made it obtain the deep ontological connotation. As a living style, warmth is understood as the image of virtue, the premise, path of cognition, and constitutes the orientation and the method of Confucian thought and destination. In this sense, warmth not only becomes the direct sensible image of Confucian, but also Confucian sig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Laozi and Buddhis.

Key word: warmth, benevolence, Confucian